



埃及守护神

系列

凯恩与蛇神暗影

[美] 雷克·莱尔顿 著 袁异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The Kane Chronic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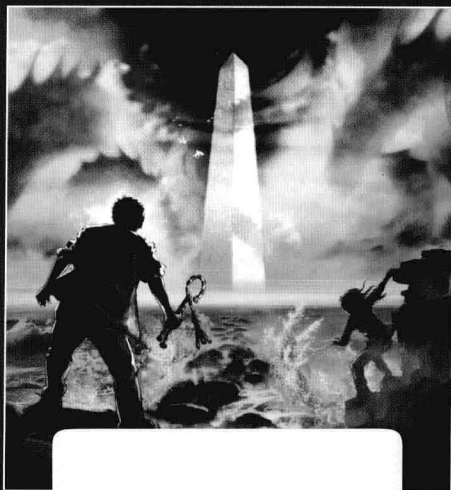
埃及守护神

系列

凯恩与蛇神暗影

KANE YU SHESHEN ANYING

[美] 雷克·莱尔顿 著 袁异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 20-2011-041

English Title: The Serpent's Shadow

Text Copyright © 2012 by Rick Riordan

Permission for this edition was arranged through the Nancy Galt Literary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恩与蛇神暗影 / (美) 莱尔顿著; 袁异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3.7
(埃及守护神系列)

书名原文: The Serpent's Shadow

ISBN 978-7-5448-2976-2

I. ①凯… II. ①莱… ②袁…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3546号

责任编辑: 周 锦 张苗苗 文字编辑: 马 瑄 美术编辑: 卢 强

责任校对: 王 静 责任监印: 陈嘉智 版权联络: 谢逢蓓 媒介主理: 詹 悦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20千字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20 000册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埃及名词手册

埃及魔咒

德洛阿	结界
法	释放
哈一迪	毁灭
哈皮，呜哈耶普瓦	哈皮，起来攻击
海一内姆	合拢
伊斯菲特	混沌
玛特	重塑秩序
莫	水
迈德瓦	讲话
恩达	保护
萨荷依	倒塌
希可贝巴	冰冻
塔斯	束缚
克发	拳头
萨一米尔	痛苦

埃及专有名词

安柯	生命的象形文字符号
太阳船	法老和太阳神穿越冥河时乘坐的船
卡诺匹克罐	储存木乃伊内脏器官的容器



克利奥斯芬克斯	一种羊头狮身的动物
杜亚特	魔界
象形文字	古代埃及的书写系统，用符号或图画来表达事物、概念或声音
伊斯菲特	混沌的象征
寇派斯	拥有弯钩刀刃的刀
玛特	宇宙的秩序
内特杰里刀	一种用陨石铁铸造的刀，用在葬礼中的开口仪式上
波安柯	生命之屋
法老	古埃及统治者
莱克赫特	治疗者
巴	灵魂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人格
依波	灵魂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心
卡	灵魂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生命力
任	灵魂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隐名和身份
舒特	灵魂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影子，亦指雕塑
石棺	石头制成的棺材，通常装饰着雕刻和铭文
索	护身符制作者
圣甲虫	一种甲虫
沙伯替	用陶土制作的魔力小雕像
申	永恒
叉铃	铜质噪音发生器
杰苏赫鲁	双头蛇，首尾各一个，长有龙腿
伊西斯结	伊西斯的象征
沃斯	能量

埃及神祇

阿波菲斯	混沌之神
阿努比斯	葬礼与死亡之神

巴比	狒狒之神
巴斯特	猫女神
贝斯	矮人之神
干扰者	一位为欧西里斯工作的审判之神
盖布	大地之神
赫克特	青蛙女神
庚庚韦	鹅女神
哈皮	尼罗河神
荷鲁斯	战神，伊西斯与欧西里斯之子
伊西斯	魔法女神，其兄欧西里斯之妻，荷鲁斯之母
凯布利	圣甲虫神，拉在早晨的形象
孔斯	月亮之神
迈克希特	小母狮神，嫁给了欧奴里斯
奈特	狩猎女神
奈克贝特	秃鹫女神
努特	天空女神
欧西里斯	掌管阴间的神，是伊西斯的丈夫，荷鲁斯的父亲
拉	太阳神，秩序之神，也被称为阿蒙－拉
赛克迈特	女狮神
塞克特	蝎子女神
塞特	邪恶之神，盖布和努特之子
舒	风之神，阿努比斯之祖父
索贝克	鳄鱼之神
塔沃里特	河马女神
托特	知识之神

目 录



- 第一章 被毁掉的派对 / 001
- 第二章 巨蛇的仆从从不留活口 / 012
- 第三章 装影子的盒子 / 023
- 第四章 与鸽子探讨战争 / 036
- 第五章 死神之舞 / 052
- 第六章 阿莫斯摆布魔法小兵人 / 066
- 第七章 我差点被一个老朋友掐死 / 079
- 第八章 我的花盆妹妹 / 093
- 第九章 齐亚的火球失了控 / 103
- 第十章 “带女儿上班日”出了大问题 / 117
- 第十一章 快乐的哈皮 / 137
- 第十二章 公牛发射了激光 / 151
- 第十三章 友善的捕猎游戏（痛苦死亡可获额外加分）/ 166
- 第十四章 人格分裂的惊喜 / 180
- 第十五章 我变成了紫色猩猩 / 189
- 第十六章 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主意 / 204
- 第十七章 布鲁克林大厦开赴战场 / 217
- 第十八章 死神男孩出手相救 / 230
- 第十九章 欢迎来到邪恶奇幻屋 / 240
- 第二十章 我宣誓即位 / 250
- 第二十一章 归位的神祇与我混乱的情感 / 262
-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华尔兹 / 270
- 波西·凯恩番外篇 索贝克之子 / 274



萨蒂

第一章 被毁掉的派对

这里是萨蒂。

如果你能听到这份录音，恭喜，这说明你已平安度过了世界末日。

借此机会，我希望对世界末日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表示最直接的歉意。地震、叛乱、暴动、龙卷风、洪水、海啸，当然还有吞下太阳的巨蛇——恐怕大多都是我引起的。我和卡特觉得，我们至少应该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后果做出解释。

也许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份录音。等你听完我们的故事，其中的原因便会自然明了。

我们的麻烦是从达拉斯开始的。在那里，喷火的绵羊毁掉了图坦卡蒙展览。

那天晚上，达拉斯艺术博物馆对面的雕塑花园里，得克萨斯的魔法师们正在举办晚会。男人们身穿燕尾服与牛仔靴，女人们则身着晚礼服，发式有如爆炸的棉花糖。

卡特说，棉花糖在美国的叫法不同。我可不在乎，我在伦敦长大。所以你必须了解并学会表述物品的正确方式。

乐队在大帐里奏响老式乡村音乐。一道道彩灯在树木间闪亮。不时有魔法师从雕塑间的密门内出现，或是有魔法师召唤出火花，烧掉烦人的蚊虫。除此之外，一切与一个正常的派对绝无两样。

第五十一诺姆^①的首领，J.D. 格里森(简称JD)本来正在一边与他的客人聊天，一边享用牛肉玉米卷。但因为我们临时召开紧急会议，他不得不中途离开这美妙的晚会。对此我感到十分抱歉，不过考虑到他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又没有过多选择。

“攻击？”他皱皱眉，“图坦卡蒙展览已经开幕一个月了。如果阿波菲斯真要发动进攻，早就行动了。”

JD 又高又壮，一张凹凸不平、饱经风霜的面孔，一头细软的红发，双手如树皮般粗糙。他大约四十岁光景，不过一个魔法师的年纪很难判断，说不定他已有四百岁。他身穿一件黑色西服、饰扣式领带，别着一枚硕大的银色皮带扣，如同一位西部荒野的警长。

“我们路上再说。”卡特说着，带我们朝花园的反方向走去。

我得说，我哥哥表现出了非凡的自信。

当然，他还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一头柔软的棕色头发，左边缺了一绺，那是他的狮鹫在“示爱”时给他留下的。从脸上的伤口能看出，他还没有掌握剃须的艺术。不过十五岁生日以来，他猛地蹿高了一大截，还长了不少肌肉，这得益于长时间的战斗训练。身着黑色亚麻服装的他显得匀称而成熟，特别是当他把那把寇派斯刀佩在腰间时。我几乎能想象出他作为男人领袖的样子，而不至于像以前一样笑话他直到疯疯癫癫。

[你瞪我干什么，卡特？这已经是对你非常宽容的描述了。]

卡特绕过自助餐桌，抓了一把玉米片。“阿波菲斯有他的攻击规律，”他告诉JD，“之前的进攻都发生在新月之夜，那时，夜晚的黑暗会达到极致。相信我，他今晚就会进攻你的博物馆，而且会发动强攻。”

J.D. 格里森挤进一群正在畅饮香槟的魔法师中间。“之前的进攻……”他说，“你指的是芝加哥和墨西哥城吗？”

“还有多伦多，”卡特说，“以及……其他几座城市。”

我知道他不愿多说。夏天以来，我们所目睹的数次攻击宛如一场场噩梦。的

^① 诺姆是古埃及划分地区的称谓。在埃及魔法师世界，地球被分成了三百六十个诺姆，也就是三百六十个区。埃及是第一诺姆。——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确，最终的善恶大决战尚未到来。混沌之蛇阿波菲斯从地下牢狱逃脱已有六个月之久，但迄今为止，他依然未对人类世界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一点颇出乎我们的意料。出于某种原因，巨蛇这一次无比耐心，只对那些看起来安全、开心的诺姆发动过小规模进攻。

比如这一次，我心想。

我们走过大帐的时候，乐队奏完了他们的乐曲。一位手持小提琴的漂亮金发女子将琴弓对 JD 挥了挥。

“快来，亲爱的！”她喊，“我们需要你的夏威夷吉他助兴。”

他佯装笑意：“亲爱的，我很快就回来。”

我们继续向前，JD 扭头对我们说：“我的妻子，安妮。”

“她也是魔法师吗？”我问。

他点点头，神情阴郁：“那些攻击……你们为何如此肯定阿波菲斯会攻击我们？”

卡特塞了满嘴的玉米片，所以他的回答是：“嗯——嗯。”

“他在寻找一件文物，”我替他翻译，“这件文物一共有六件，他已经破坏了另外五件，最后一件恰巧就在图坦卡蒙展品之中。”

“哪一件文物？”JD 问。

我欲言又止。在来达拉斯之前，我们布下了各种各样的防护咒语，还戴上了护身符，防止被人用魔法偷听。不过要毫无遮拦地说出我们的计划，这仍让我感到紧张。

“还是我们带你去看吧。”我绕过一座喷泉，这里有两位魔法师正用手杖在地面石板上幻化出闪光的“我爱你”几个字，“我们带来了精英团队助阵，他们已经等候在博物馆里了。如果你让我们检查那件文物，或者让我们把它带走，安全保管……”

“把它带走？”JD 皱皱眉，“展览守卫森严。我派出了最优秀的魔法师日夜守卫。恐怕在布鲁克林大厦^①的戒备也不过如此。”我们在花园边驻足。街对面，一面两层楼高、画有图坦卡蒙法老头像的旗帜从博物馆上垂下。

卡特掏出手机，让 J.D. 格里森看了看屏幕上的画面，一幢被烧毁的大厦，

① 卡特和萨蒂带领其他少年魔法师对抗阿波菲斯的大本营。

布鲁克林，曾是多伦多第一百诺姆的总部。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卡特说，“不过我们不希望你的诺姆成为阿波菲斯的目标。在其他类似的攻击之中……巨蛇的仆从从不留任何活口。”

JD 看看手机屏幕，又回头看看他的妻子安妮，她正用小提琴演奏两步舞曲。

“好吧，”JD 说，“希望你派来的是顶尖好手。”

“他们非常优秀，”我向他保证道，“来吧，我来为你介绍。”

我们的精英魔法师小队正忙着搜查礼品店。菲利克斯召唤了三只傻企鹅，它们头戴图坦卡蒙的纸面具，摇摇摆摆地晃来晃去。我们的狒狒朋友胡夫坐在一个书架上，像模像样地读着《法老史》，只可惜把书给拿倒了。沃尔特擅自打开了一个珠宝橱窗，仔细研究着幸运手链与项链，似乎其中具有魔力。哦，沃尔特，你怎么可以这样？而艾莉莎则使出大地魔法，让陶罐肆无忌惮地飘在空中，二三十个罐子组成了8字形。

卡特清清嗓子。

沃尔特愣住了，两手中捧满了金首饰。胡夫连忙从书架上爬下来，一堆书被碰落一地。艾莉莎的罐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菲利克斯企图把企鹅赶到收银机后面。他似乎对企鹅情有独钟，对此我无力解释。

J.D. 格里森的手指在孤星皮带扣上敲打着：“这就是你说的一流团队？”

“没错！”我努力作出迷人的微笑，“抱歉有点儿乱，我会，嗯……”

我从腰间抽出手杖，念出一句咒语：

“海一内姆！”

对于这样的咒语，我已经有了长足的长进。现在大多时候，我在使用我的守护女神伊西斯^①的能量时，不会再晕过去，而且我一次也没弄爆炸过。

代表“合拢”的象形文字在空气中闪烁片刻：



① 萨蒂的守护女神是伊西斯，她是埃及的魔法女神，是冥界之神欧西里斯的妻子，是战神荷鲁斯的母亲。

陶罐的碎片飞回到一起，自动修补起来。书回到书架上。图坦卡蒙的面具从企鹅头上飞下来，露出它们本来的面目——呀——是企鹅呀。我们的朋友们露出尴尬的神色。

“对不起，”沃尔特嘟囔着，把珠宝放回橱窗，“我们等得有点无聊。”

我没法儿对沃尔特生气。他个子高挑，身材魁梧，如同一位篮球运动员，运动短裤和无袖T恤衫露出有型的胳膊。他的皮肤是热可可的颜色，面孔的每一分都如他法老祖先的雕塑一般威严而英俊。

我喜欢他吗？嗯，这有点儿复杂，以后再细说。

J.D. 格里森审视着我们的团队。

“很高兴见到大家，”他尽力保持自己的热情，“跟我来。”

博物馆的大厅是个偌大的白色房间，一个舞台，旁边摆放着几张空咖啡桌，高挑的房顶足以容纳一头长颈鹿。一边，一个楼梯通往楼厅上的一排办公室；另一边，透过玻璃墙可以眺望达拉斯的夜景。

JD 向上指了指楼厅，两个身着黑色亚麻长袍的男人正在巡逻：“瞧见了么？到处都有守卫。”

两个守卫手持手杖与魔杖^①，低头注视我们。我注意到，他们的眼睛在放光。两人的面颊描上了象形文字，那是战斗妆。

艾莉莎低声对我说：“他们的眼睛是怎么回事？”

“监视魔法，”我猜测道，“那些符号能让守卫看见杜亚特。”

艾莉莎咬着嘴唇。她的守护神是大地之神盖布，所以她喜欢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石头、泥土。她不喜欢高处，或者深水。绝对不喜欢杜亚特——与我们的现实共存的魔法世界。有一次，我将杜亚特描述成我们脚下的一片海洋，其中包含一个个魔法层面，向下永无止境，我想艾莉莎有些晕船了。

十岁大的菲利克斯则和她正相反，没有丝毫不安。

“酷！”他说，“我也想要放光的眼睛。”

他的手指在面颊上划过，留下一块南极洲形状的紫色印记。

艾莉莎笑了：“你现在可以看见杜亚特了吗？”

① 手杖用于攻击，魔杖用于防御。

“不能，”他承认道，“不过我看企鹅看得更清楚了。”

“我们得赶紧了，”卡特提醒大家，“阿波菲斯通常会在月亮升到最高处时发动攻击，也就是说……”

“啊格！”胡夫举起十根手指，对于一只狒狒来说，那已是天文数字。

“还有十分钟，”我说，“很聪明。”

我们向图坦卡蒙展览入口处走去。这地方很好找，因为一块硕大的金色标牌上写着“图坦卡蒙展览”几个字。两位魔法师牵着两头成年豹子，守卫在门口。

卡特吃惊地看了 JD 一眼：“你怎么能自由进出博物馆？”

他耸耸肩：“我妻子安妮是博物馆的董事会主席。现在告诉我，你们要看的，是哪一件文物？”

“我研究过你们的展览指示图，”卡特说，“来吧，跟我走。”

豹子似乎对菲利克斯的企鹅饶有兴致，不过守卫拽住它们，让我们通过了。

展厅宽敞宏大，不过我怀疑其中细节引不起你的兴趣。迷宫一般的展室中摆放着石棺、雕像、家具、金首饰等。我可以直接略过所有展品，因为拜托了，我看过的埃及藏品够说几辈子的了。

此外，无论看到什么，都能勾起我糟糕的回忆。

我们走过沙伯替^①展柜。自然，它们被施有魔法，在召唤时便会复活。我自己对此不大感冒。我们经过一排凶神恶煞的怪兽和神祇雕像，我曾亲手与他们搏斗——秃鹫女神奈克贝特，曾经附身于我外婆（说来话长）；鳄鱼之神索贝克，曾杀了我的猫（说来话更长）；女狮神赛克迈特，我们曾经用辣椒酱将她制伏（什么也别问）。最令人烦心的是，这里有一尊石膏小雕像，那是我们的朋友，矮人之神贝斯。雕像年代久远，不过我认得出他的塌鼻子、浓密的连鬓胡子、大腹便便的身材，还有他那丑得可爱的面孔，仿佛被一只平底锅拍了无数下。我们对贝斯的了解只不过短短数天，可他却牺牲了自己的灵魂来帮助我们（见《凯恩与烈焰王座》）。现在每一次见到他，都让我觉得自己欠下了永远无法还清的债务。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在他的雕像前驻足了好一阵。其他几个人都从我身边经过，走到了前方二十米之外的下一个展室。这时候，我身旁有个声音对我说：“嘘！”

① 用陶土制作的小雕像，有魔力，可以活过来，帮魔法师办事。

我四下张望，还以为是贝斯的雕像在说话。那声音又响了起来：“嘿，姑娘，听着，时间不多了。”

在墙中间，与我眼睛齐平的高度，一张男人的面孔从凹凸不平的白色墙漆上凸出，仿佛想从墙中挣脱出来。他鹰钩鼻、薄嘴唇、高额头。虽然他的颜色与墙壁一样，但却活灵活现，苍白的眼睛似乎想表示出不耐烦的神情。

“你救不了卷轴，姑娘，”他警告说，“即便你做到了，也永远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你需要我的帮助。”

自从练习魔法以来，我经历过不少怪异事儿，所以并不感到惊讶。此外我也知道，不要轻易相信说话的白色幽灵，特别是把我叫作“姑娘”的幽灵。他让我想起了一部愚蠢的黑手党电影，布鲁克林大厦的男孩子们闲暇时就爱看这些蠢东西，他很像里面的一个角色，好像是什么文尼叔叔。

“你是谁？”我问。

男人哼了一声：“你不认识我？我那么知名。要想打败阿波菲斯，你最好想办法把我从这儿弄出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

这男人听起来不像是邪恶之神塞特，也不像巨蛇阿波菲斯，更不像我曾经对付过的其他坏蛋，不过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毕竟这世上还有种东西叫作“魔法”。

那男人的下巴向外一探：“好吧，我明白了，你需要我的自我证明。你救不了卷轴，去找到金盒子，它会给你提供线索，告诉你需要什么。如果你足够聪明，就能搞懂它。后天日落时分，姑娘，我的建议到那时候作废，因为到那时我就永远——”他哽住了，瞪大了眼睛。他变得很紧张，仿佛脖子上套的绳索正在被收紧。渐渐地，他融进了墙壁之中。

“萨蒂？”沃尔特在走廊尽头喊，“你没事吧？”

我望向他的方向：“你看见了吗？”

“看见什么？”他问。

当然没有，我心想，要是别人也看到了我刚才所见，那该多好！那样，我就不会怀疑自己是否彻底精神失常。

“没什么。”我回答着赶了上去。

下一个展室的入口两侧，摆放着两尊黑曜石斯芬克斯像，它们长着狮身羊头^①。卡特说，这种类型的斯芬克斯叫作克利奥斯芬克斯——也就是狮身羊头斯芬克斯。

[谢谢了，卡特，我们都渴望了解这种没用的知识。]

“啊格！”胡夫提醒我们，举起了五根手指。

“还剩五分钟了。”卡特解释。

“稍等一下，”JD说，“这个房间有最严密的保护咒语，我需要修改咒语，让你们通过。”

“呃，”我紧张地说，“咒语修改后还能将敌人拒之门外，比如混沌巨蛇，是吧……”

JD 愠怒地看我一眼，我明白他的意思。

“对于防御魔法，我还略知一二，”他向我们保证，“相信我。”他抬起魔杖，吟唱起来。

卡特把我拽到一旁：“你还好吧？”

刚才与“文尼叔叔”的遭遇，一定让我显得非常震惊。“我没事，”我说，“刚才在那边见到些东西，兴许是阿波菲斯的诡计，不过……”

我的目光游离到走廊的尽头。沃尔特正端详着玻璃橱窗内一把金光闪闪的王座。他向前弓着腰，一只手撑在玻璃上，仿佛生病了似的。

“一会儿再说吧。”我告诉卡特。

我走到沃尔特身边。橱窗内的光线让他的脸庞散发着红棕的颜色，如同埃及的山峰。

“出什么事了？”我问。

“图坦卡蒙就死在那把椅子上。”他说。

我看了看说明，上面并没有一个字提到图坦卡蒙之死，不过沃尔特的口气异常肯定，也许他能感受到印刻在他家族之上的诅咒。图坦卡蒙是沃尔特的祖祖辈辈的叔叔，导致图坦卡蒙十九岁早逝的遗传毒素此刻正流淌在沃尔特的血液之中，而且会随着他施展魔法次数的增多而变得更加严重。不过，沃尔特却不愿因

① 我们常见的斯芬克斯，是狮身人面。

此停滞不前。望着他先祖的王座，他一定感觉宛如在阅读自己的讣告。

“我们会找到治疗办法的，”我说，“等我们解决了阿波菲斯……”

他看着我，我的声音小了下去。我们都知道，打败阿波菲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我们成功，也无法保证沃尔特能活到分享胜利喜悦的时刻。今天还算是沃尔特感觉比较好的日子，而我依然能从他的目光中觉察到痛苦。

“伙计们，”卡特喊，“我们准备好了。”

狮身羊头之后的房间满是古埃及表述来世的藏品，算是个“精选集”了。一个真人大小的阿努比斯^①木像从高高的底座上望下来。一架正义天平的复制品上，坐着一只金色狒狒，胡夫立刻和它套起了近乎。这里还有法老的面具、阴间的地图、曾用来容纳木乃伊内脏器官的随葬器物。

卡特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他把大家聚拢在后面墙边一个玻璃橱窗前。橱窗内展示着一卷长长的莎草纸^②卷轴。

“这就是你要找的？”JD皱皱眉，“《征服阿波菲斯之书》？你应该知道，即便是最强大的咒语，用来对付阿波菲斯也不大管用。”

卡特从口袋里掏出一片有些烧焦的莎草纸：“我们从多伦多只抢救出来这么多，它们都是同一部卷轴的副本。”

JD接过莎草纸残片，它还不到一张明信片那么大，烧焦得只能依稀辨认出其中的几个象形文字。

“征服阿波菲斯……”他读道，“可是，这是再普通不过的魔法卷轴，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不下几百本。”

“不。”我忍住回头去看的冲动，心中在担心会不会有巨蛇在偷听，“阿波菲斯要找的只是其中特定的一卷，就是这位作者所写的。”

我敲敲陈列柜旁的信息标牌。

“献给卡姆为赛王子，”我读道，“人们更熟悉塞特纳这个名字。”

JD皱皱眉：“那是个邪恶的名字……有史以来最凶残的魔法师之一。”

① 葬礼和死亡之神。阿努比斯用天平审判亡灵，天平的一端放置一片羽毛，另一端放置亡灵的肝脏。如果心脏和羽毛一样重，说明这个人无罪。如果心脏比羽毛重，说明这个人有罪，要受到惩罚。

② 古埃及使用的纸。由纸莎草的茎制成。以前被埃及人称为“法老的财产”。

“我们掌握的情况也是如此，”我说，“阿波菲斯试图毁掉的，仅仅是塞特纳版本的卷轴。就我们所知，一共有六部卷轴存在。阿波菲斯已经烧毁了五部，而这正是最后一部。”

JD 怀疑地打量着烧毁的莎草纸：“如果阿波菲斯真的已经从杜亚特升起，完全恢复了能量，那他还在乎几部卷轴干什么？没有任何咒语能够阻止他。他为何还没有毁灭世界呢？”

这也正是几个月来，我在不断问自己的问题。

“阿波菲斯害怕这部卷轴，”我希望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这其中的某些内容一定包含着打败他的秘密。在侵袭世界之前，他希望确保所有卷轴都被毁掉。”

“萨蒂，我们必须赶紧，”卡特说，“进攻随时会开始。”

我走到卷轴近前。它大约有两米长，半米宽，上面绘满了一行行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和彩色图画。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卷轴，它们讲述了征服混沌的方法，也介绍了一些咒语。太阳神在夜里穿越杜亚特时，这些咒语可以帮助他不被巨蛇阿波菲斯吞噬^①。古代埃及人总是沉迷于这个话题。这些埃及人，真是生性乐观。

我能读懂象形文字——这是我的神奇天赋之一，然而卷轴中的内容却不那么容易领会。乍一看去，我并未发现什么特别有用的内容。其中有常见的对夜之河的描述，拉的太阳船正是沿着这条河穿行。谢天谢地，我曾亲历其中^②。卷轴中还有应对杜亚特中各种恶魔的友情贴士。这些恶魔我都曾亲眼所见并将它们斩除，还留下了纪念。

“萨蒂？”卡特问我，“发现什么了吗？”

“还不知道呢，”我嘟囔道，“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的书呆子哥哥竟然是个战斗魔法师，而我则不得不成为众望所归的魔法诵读者，这一点颇有些恼人。我甚至连阅读杂志的耐性都没有，更不用说陈腐发霉的卷轴了。

“你永远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你需要我的帮助。”墙内的那张面孔曾这样警

① 在埃及神话中，太阳神拉每晚都会死去，他会乘坐着太阳船，穿越死亡之路。在旅程中，众神要保护他不被巨蛇阿波菲斯吞噬。历经艰辛的旅程之后，太阳神会于第二日凌晨复活，重新升上天空。这其实是埃及人对于太阳朝升夕落现象的一种神话解释。

② 在《凯恩与烈焰王座》中，卡特和萨蒂曾穿越夜之河，去寻找消失的太阳神。